



千年银杏

□ 张旭晨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意为时间进入九月，季节到了深秋。这次利用周末到徽县寻访古银杏树，是晚秋时节的农历九月十二。一大早从天水麦积区驱车南下，经盐官、过祁山，由小川入徽县，一路层林尽染，秋意正浓。

地因树名。寻访的古银杏树位于徽县县城北郊的银杏树镇，村名也唤作“银杏”。秋色如画，到了银杏村，果然远远望见一棵参天大树，高标独立。

停车来到近前，不禁为这棵古树惊叹。这一株古银杏树，树干粗壮，五根环抱，同气连枝。中间两枝为主干，左高右低，仿佛一对身形颀长的恋人，携手而立，高耸云天。连同周围较低的三枝树干，开枝散叶，错落有致，树势雄伟，枝繁叶茂。时已深秋，沿途的银杏树叶都已金黄，而这株千年银杏的树叶仍是一片深绿。抬头望去，绿荫蔽日，生机盎然。这株银杏树高25米，胸围足有2米多，平均冠幅达到21米。树下有50年前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水泥碑，此碑自身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2023年9月，这株古银杏树入选“全国100株最美古树”。

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2100多年前的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徽县始设县治，县名河池，属武都郡，其治所就在银杏镇，宋开宝五年（972年）移至现址。元代至元元年置徽州，清雍正七年降州为县，与两当同隶秦州。徽县地处秦岭西端，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嘉陵江穿县境而过，境内河流属长江水系，年平均降雨量750多毫米，适宜于植物生长，且良好的土壤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域内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杏树。银杏被誉为生物界的“活化石”，其起源极为古老，是中生代遗留的珍稀孑遗树种，而我国乃是其原产国。早在距今两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银杏、松柏等裸子植物就迅速发育，成为植物界的主体。银杏树古老而又常青，其生命力极为旺盛，在亿万年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坚韧存续，堪称地球生命演进的活见证。

离开银杏村，驱车来到嘉陵镇田河村。踏着古老的石板小径步入村中，道路两旁都是银杏，秋风拂过，碎金遍地。村民的屋舍大多坐落在银杏和松柏之间，因山就势，傍水而居，高低错落，颇有情致。时近晌午，村中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孩童嬉戏，一派“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景象。沿着村道转过几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山坡之上，是一树一树的金黄。田河村位于嘉陵江畔，四面环山，水土丰腴，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温暖湿润的环境为银杏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田河人爱银杏、种银杏、护银杏的传统代代相传，千百年来，终于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古银杏树群落，村内仅千年古银杏树就有153株，其中两株树龄更在2000年以上。它们生长在山坡的低洼处，树干笔直，直指云天。有一株老银杏树，低处横生的一根枯枝上，缠满了当地老百姓祈福的红绸带，老树旁边还长出一株小银杏树，也有上百年的树龄了，与老树并肩而立，形同父子。山

坡下，整整齐齐耸立着一排老银杏树，仿若一道屏障，将村庄轻轻护在身后。树下层层叠叠铺满银杏叶，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金光大道。2017年，田河村因其独特的银杏风貌，荣获“中国最美银杏村落”称号。

沧海桑田。银杏村的古银杏树与田河村的古银杏树群落共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岁月流转，也默默迎送着有名或无名的人，行色匆匆的李白，便是其中之一。他天纵英才，诗思超然世外，几近仙人之境。然一生仕途坎坷，抱负难展，唯寄情山水，浪迹江湖，成就了“诗仙”之誉。在其众多的传世作品中，《蜀道难》以其豪雄的风格、奇崛的语句传诵千古。“青泥何盘盘，百步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诗中的青泥岭，作为入蜀最艰险的一段，就在徽县。

徽县是西南丝绸之路秦蜀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秦蜀古道”从长安出发，经子午道、陈仓道（宝鸡）、故道（两当、徽县）到汉中，再经汉中到成都。因而徽县是汉唐时入蜀必经之地，而最险峻的路段就是青泥岭。青泥岭位于徽县东南20多公里处，山势陡峭、道路泥泞，古人谓“大抵蜀道之难，自古青泥岭称首”。

跟随“诗仙”李白的足迹，“诗圣”杜甫也在青泥古道留下了他的身影，“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携妻儿西行秦州（今天水），在同谷（今成县）寓居月余后，经徽县入川。在秦州与成州期间，他写下十余首纪行诗，其中三首与青泥古道有关。在翻越青泥古道上的木皮岭时，诗

人写道：“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跋涉之艰辛，可见一斑。

到了宋代，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后人不愿再走前人的艰辛老路。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当地主官上奏称：“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驻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朝廷准奏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新修了白水路——“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终于绕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青泥岭，成为宋代入蜀的“高速公路”。从此，青泥古道不复往日艰险，蜀道也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了。宋人赵抃赋《过青泥岭》一诗，以潇洒悠闲的口吻说：“老杜休夸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云路，二十年来七往还。”白水路竣工翌年，立碑纪文——即完整保存于徽县大河店乡瓦泉村的《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现已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泥岭作为入蜀故道上的咽喉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生长在青泥古道上的银杏树也发挥着生态价值以外的特殊作用。史料记载，汉代以来，青泥岭银杏树每十里种一株，是指向标，徽县境内多有遗存，可以说是汉代古道沿线的地理坐标。

往昔的兵戈之声早已隐入尘埃，唯有青泥岭下的千年银杏依然伫立。它见证过历史的风云变幻，而后将一切沧桑云淡风轻地刻进生命的年轮，春华秋实，傲立千载。

早晨起来，天空飘着雪，远处的山头白了。

骑着摩托车送孩子，身上满是寒意。文县的冬天，真的来了！

文县的冬天，不似北方的干冽，也不像江南的湿冷，是温润的，带着山与水糅合出的软劲儿。

冬有冬的来意，雪有雪的秘密。秦岭余脉从北、东北两侧围拢，岷山山脉在西、西南两面环抱，把文县稳稳当当圈在中间。白水江穿城而过——这地方恰在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冬天江水也不封冻。大冷的清晨，江面上偶尔浮着一层薄薄的水雾，袅袅娜娜，带着似有若无的热气。

江边几棵柳树，根扎得老深，把一整年的绿都攒成了“玉镶金”般的叶子。江水清澈，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和游弋的鱼儿。风儿轻轻吹过，搅碎水面的阳光，散作满江晃动的金鳞。

冬天下午三点以后，日头就照不进县城里了。都说山高挡住了，其实是地域狭窄。太阳落山前，街巷里少见急匆匆的脚步。除了上班上学的老人们总爱坐在广场上、马路边、廊桥头，晒太阳、谝闲传，手里要么搓着核桃，要么弹琵琶、拉二胡，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总也不闲着。而墙根儿下，枯黄的狗尾巴草间，冒着几棵嫩绿的地米菜、忘忧草、三叶草……那是冬天藏不住的生机。

雪，是冬天发出的信号，也是季节写给人间的信号。文县下雪最有意思，再大的雪落到县城里，转眼也就化了，只有远处群山顶上覆盖着一层薄白。雪落在两江八河两岸村庄的黑瓦上，像谁顺手撒了白糖。高楼山、大梁山、岷山地势高，松柏的枝丫上挂着雪，松针显得更青黑，雪色越发洁白，衬得山里更静了。

朝阳的地方雪化得快些，露出底下褐色的泥土与干枯的草皮，一道白，一道黑。日头出来，雪就开始融化，屋檐下滑着水珠，“滴答、滴答”落在石阶前的青苔上，溅起

□ 刘玉玺

文县的冬天

城外，白水江畔的田埂上，晌午时分偶有农人扛着锄头走过。地里的油菜、麦苗、蒜苗、芫荽、水芹菜、包包菜、小白菜，还有些叫不上名的作物，成畦成片，绿油油的，蕴藉着清新之气，饱含着生命的嫩绿。

山坳里的村庄静卧着，屋顶的雪慢慢融化，雪水顺着瓦檐往下淌，在地面润出小窝，把墙根润得发黑。老家村头那棵千年老槐树，叶子落尽了，枝丫直愣愣地伸向天空。雪落在树枝上，像开了些白茸茸的小花，显得既倔强又苍劲。

雪霁时，白水江还有白龙江边最是惬意。芦苇丛被风吹过，沙沙响，芦穗上毛茸茸的，像裹了层银絮。江水慢悠悠地流向远方，漾着细碎的波光，不疾不徐，不慌不忙。时不时有野鸭子探出头来，伸手试摸水温，感觉凉丝丝的，倒也不冻手。

文县的冬天，处处透着安稳。山是静的，水是缓的，人是闲的，日子就这么慢悠悠过着。不消多久，这里的油菜花会抢先绽放，春天也就顺势登场了。

麻腐包子

□ 陈美霞

自从搬进父母留下的老院子，慧根和秀子笑着说，他们两口子一天天过着父母以前的生活。

“我说，姑娘后天就回来了，我们做点啥好吃的，原汁原味的，像我们小时候的？”慧根问。“小时候的？洋芋饊饭？葱馍馍（干锅油炝玉米面）？”秀子打趣。“我们小时候平时最好吃的是什么？”“不过年，就包子好。”“啥包子最好？”“啊！我想起来了，麻腐包子！”秀子看着齐院墙立着的干透了的黑绿麻子，两眼一亮，大声说。

他们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在外地上班，总想吃老家地道的面食。这两年，慧根和秀子挖空心思给姑娘做各种稀罕的老式吃食，不知不觉成了生活重心。麻腐和豆腐做法相似，但成品麻腐鲜见，非得自己做不可。

“那今天我们就做麻子，晚上揉发面，明天做麻腐包子。”

“好嘞！”秀子立刻戴上帽子，扫开院子，两个人唰啦唰啦地交替揉麻子，把光麻秆堆到南墙根下。“小时候，那些麻秆子还能剥麻的，现在没用了。”慧根说。秀子没接话，看来今天一说“小时候”这个话题，老伴的思绪拉得很长很长。

两个人看风，扬场。一垛一垛黄绿色的“蘑菇云”升起，麻雀儿眼睛似的麻籽儿落下来，在地上摊成一个小圆堆，秀子用扫帚把蹦蹦跳跳的麻籽儿收拢来。看着这些收获，开心地笑了。这一袋麻籽，是几块田埂上点种的，本来就是额外的收获。

然后找来簸箕筛子，两个人把麻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颗一颗麻子光亮亮的，像小鹅卵石，又像鸽子眼睛，有些溅出去地面上的，不小心踩碎，发出“格吧格吧”的声音，忍不住心疼，蹲下再扫水泥地的时候，就看见一朵一朵的油渍了，忍不住赞叹今年麻籽长得可真饱满。

电动小压面机和手动小石磨都有，石磨是新的，是个文创工艺

品，买来当摆设的，也能用。慧根说，还是用小石磨吧，石磨磨出的麻籽壳壳大，麻腐颜色白些。

两人一边推磨，一边说笑。慧根慢慢把麻籽加进石磨中间的洞洞，又把磨好的麻籽碎收进脸盆里，他下意识把麻籽碎捏成一个个灰白的疙瘩，那种柔柔的润润的感觉很好，完全取代了麻籽粒的光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秀子一圈一圈转动小石磨……

第二天早上，面发了，两个人开始做麻腐包子。秀子放碱揉面，慧根架火烧了水，热水瓶都满了，还有一锅温水。

慧根用凉水洗麻籽碎。秀子也把手伸进盆子里，两双手挤在盆子里，开始揉捏麻籽碎，麻籽仁白色糊糊流出来，怕洗不净，他们反复揉捏，把麻籽渣捏得干干净净。脸盆滤出来的糊糊，像面一样白，有着微微的香味。

两个人再次架起火，把糊倒进温水里，互相叮咛对方不要搅动，不要盖锅盖。火慢慢大起来，锅里的水汽升腾起来。秀子站在锅台背后，眼睛盯着锅里的水，随时准备点麻腐。

水开了，浪花将要泛起的时候，凝结出的白色固体，就是麻腐，这时候像豆腐刚形成的一样，松散不成形，只不过从液体状态脱离开来。秀子一次一次点住了大大小小的浪花，一刻钟后，她用漏勺打

出白色的固体——这就是麻腐，抖抖嗦嗦的，像打散的豆腐块，冒着香香的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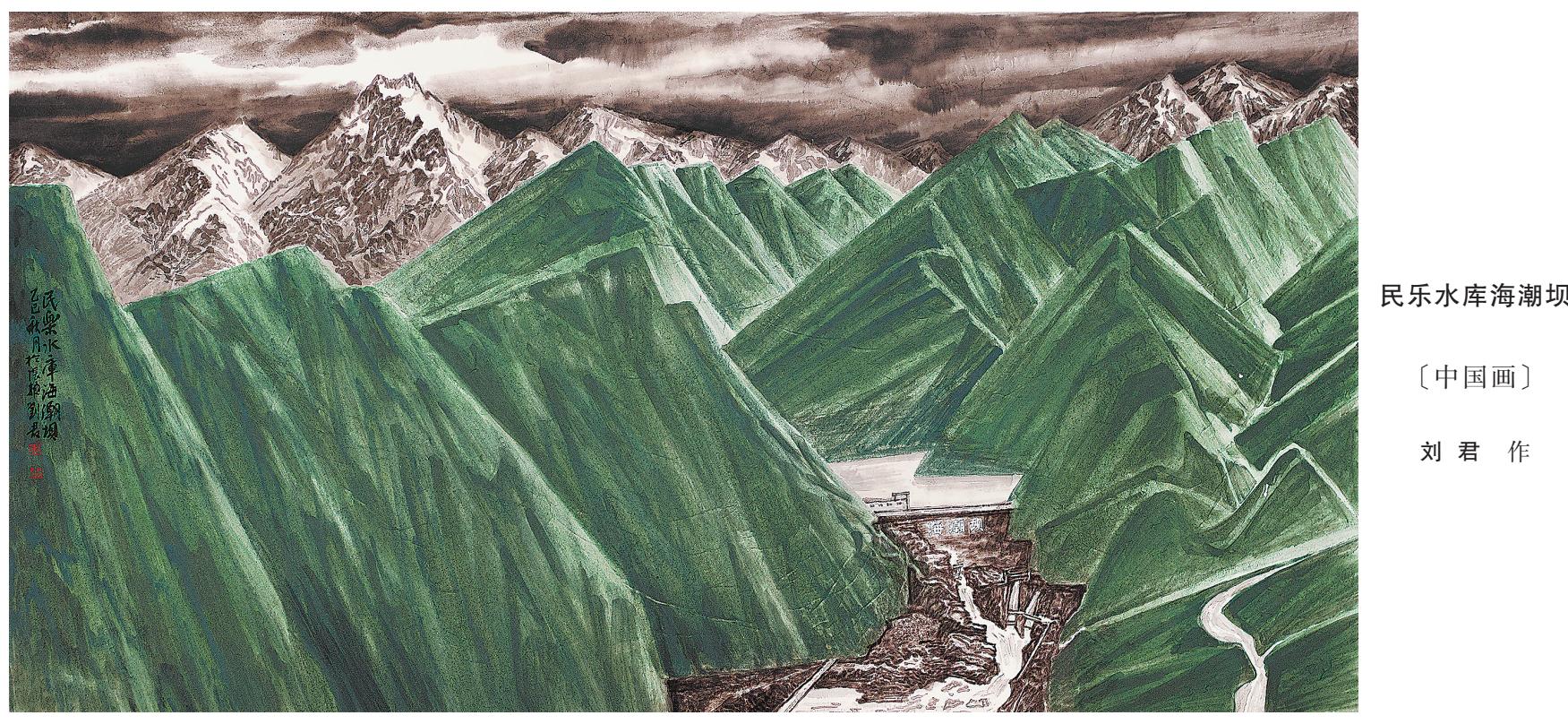
“蒸包子吧！”秀子说。她把麻腐倒进切好的洋芋丁中间，加入了调料搅拌均匀。慧根舀了一勺麻腐汤，调了一点儿葱花，笑笑说“多少年没取过麻腐了，让我喝点好不好？”秀子笑着说好好好。

不久，厨房里飘出麻腐包子的香味。

慧根开始给女儿打电话，心里有些算不准，是不是准备得有些早了？

百花

第3363期



水墨丹霞颂

□ 岑野

山峦将目光送往云际
观景台展开《千里江山图》的密语
这不是北宋王希孟的墨宝
是时光撩开丹霞沙韵的面纱

赭红岩层造化钟灵毓秀
在兰州调色板上徐徐铺开
万道霞光浸染崎岖沟壑
拓印红山湾地貌的锦绣封面

白垩纪的孤峰幽谷毅然挺立
砂岩沁出连绵誓约
带着水银青黛的光泽
与亿万场风雨无声对视

抖落锦缎 游走天地夹缝
吐纳尘粒 显露沧桑纹理
星光划过疏朗夜空
大地如宇宙珍藏的年鉴
旷野间驰骋 兔奔狼腾
群山微醺 怀抱江湖晨昏
四十里半径的时光雾霭里
鹤鹰与红腹锦鸡啄开黎明
清丽画卷如初绽芙蓉
云托雾举间盛宴开启
这千万里奔赴追寻凝视
终见丝路光淬炼水墨丹青

老庄子随感

□ 张乐

河西走廊的初秋，天空蔚蓝清澈，阳光通透热烈。沿着野草掩没的小径前行，不经意间，就会在即将收割的庄稼地深处、在古树掩映的村子尽头，与一座老庄子不期而遇。

这些当地群众曾经赖以栖身的民居遗存，在时光的河流中静静斑驳。那些如今空旷寂寥的院落里，也曾有过一辈辈人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日常；那些沧桑落寞的土墙下，也曾上演过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而那些杂草丛生的废弃果园里，也曾一茬茬桃红柳绿、冬夏交替。

庄内是歇山顶尖的堂屋、厢房、倒座等组成的四合院，布局严整，自成一体。

房屋门窗及前端皆木质，镂刻或彩绘着精美的花卉鸟兽及二十四孝图案，穿廊相连，回环往复。整个院落曲径通幽，古色古香。尤其是粗壮廊柱擎起的堂屋，宽敞轩亮，气势不凡。古朴的廊檐下，常年有鸽群筑巢于此。

年幼时常去新河的外爷家。新河是甘凉古道上的一处古驿站，后逐渐成为人烟辐辏的大集镇。大大小小的黄土夯筑的庄子，星罗棋布于镇子周围绕的平畴之上。庄子皆聚族而居，故多以姓氏为名，徐庄、郑庄、张庄、秦庄、梁庄、陈庄、闫庄、魏庄、窦庄……鸡犬相闻，相距不过数里；阡陌交通，

院落里住着外爷及其兄弟叔侄们

互为掎角之势。那时的庄子住满人家，炊烟袅袅，人声鼎沸。外爷家所在的魏庄位于新河西去二里处，巍峨门楼坐西望东，上悬一块题有颜体“耕读传家”的木质匾额，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非凡。进了大门是一个大杂院，院中有磨盘、水井、牲畜圈等，也有几户简陋人家。

我曾在焉支山脚下一个叫焦湾的小村子中，见一老婆婆盘腿端坐在热炕上，手捧一本线装古书看得入迷。聊起往事，婆婆眼神甜蜜，她轻声细语地讲述那些如烟过往。旧时她的娘家曾是附近一方富户，偌大的庄子孩子众多，家里就请了私塾授课，日子久了她竟也识得不少字，后来她就悄悄拿起家藏图书《三国演义》《红楼梦》，一读就是一整天……

这或许就是大庄院中耕读传家的最好写照——晴耕雨读，诗书传家，稼穑蓬勃，烟火袅袅。

在河西大地上屹立了漫长岁月的老庄子，随世事的变迁而悄然隐退。如今仅存的几座老庄子，已由文物部门立碑标记，成为亟待保护的文物。

黄土夯筑的老庄子，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它们曾走过漫长岁月，历经风霜雨雪，庇护世代子孙。而脚下的这片坚实大地，依旧岁丰年稔，春华秋实。